

時間繁史・啞瓷之光（上）



[時間繁史・啞瓷之光（上） 下载链接1](#)

著者:董啟章

出版者:麥田出版公司

出版时间:2007年5月17日

装帧:平

isbn:9789861732343

因為這本書，時間彷彿停頓，我們留下來，不斷尋找答案。原來我們都是時間的浪人。

這是香港重要小說家董啟章繼得獎好書《天工開物・栩栩如真》後，另一部震驚全球華文世界之重量級長篇小說最新力作。

香港三部曲之二・自然史三部曲第二部：三聲部小說

聲部一：「恩恩與嬰兒宇宙」

時間：二〇〇五年

連鎖藥品店售貨員恩恩接連收到作家獨裁者的書信，邀請她協助探索嬰兒宇宙的可能。恩恩對這提議感到莫名其妙，對這個陌生中年男子的意圖也存有戒心。獨裁者在信中反

覆解釋嬰兒宇宙的多重含義，又以恩恩為主角創作了關於嬰兒宇宙的小說。奇怪的是，小說中恩恩的遭遇，竟然漸漸地和她在現實中的經歷發生對應。小說中的青年作家嘸囉和友人不是蘋果，相繼介入恩恩的真實生活，並且衝擊她既有的人生態度。在尋常的現實世界和不尋常的想像世界之間，恩恩隱約地感覺到嬰兒宇宙的誕生。

聲部二：「啞瓷之光」

時間：二〇二二年

自從失去了孿生兒子之一的花，啞瓷跟丈夫獨裁者已經十七年沒有說過一句話，但她一直沒有放棄照顧停止寫作而且癱瘓在床的丈夫。十七年後的春天，來自英國的混血女孩維真尼亞來到偏僻的海邊房子採訪獨裁者夫婦，並且住下來一同生活。維真尼亞的出現以及獨裁者寫作歷程的重整，促使啞瓷重新思考自己的人生方向，體認和丈夫的情感關係。另一方面，以青年正為首的大學研究生群體推舉獨裁者為精神領袖，重組獨裁者當年成立而又解散的文學小宇宙，並以這個組織為基礎，參與反對聯和舊墟重建計畫的行動。獨裁者在訪談裡樂此不疲地自我鞭撻；維真尼亞鍥而不捨地追尋自身的血肉和精神根源；正主導的文學與社會行動催生了激進的構想；兒子果經歷了情感的挫折而自我封閉起來。啞瓷旁觀一切事態發展，予以理解和同情，但也察覺到當中隱含的危機，無可迴避地被推進毀滅和重生的省思。在生命接近終結時，獨裁者在維真尼亞的協助下，寫出了最後的作品，然後在妻子的陪伴下，走上了最後的旅程。

聲部三：「維真尼亞的心跳」

時間：二〇九七年

永遠十七歲的少女維真尼亞，五十年來一直獨自守護著山上的荒棄圖書館。維真尼亞每天清晨也要為胸口裡的機械鐘上彈簧，服從周而復始的時間循環。她熟讀圖書館裡的每一本書，但她對生活的記憶卻只有一年的期限。在春季的某一天，少年花穿越時空來到山上的圖書館，找到五十年前溜冰場上的伴侶維真尼亞。在刻、時、日、月、年、代、世紀、永恆的多重時間狀態底下，花與維真尼亞在圖書館經驗了互相重疊和抵觸的歷史。一年將盡，在維真尼亞忘記花之前，他們決定離開圖書館，前往被洪水淹沒的南方城市，尋找那失落在記憶的黑洞裡的溜冰場。

核心：「溜冰場壁畫」

時間：繁多歷史

年輕看護卉茵受到獨裁者的啟發，在海邊房子的偏廳牆壁上，繪畫了溜冰場壁畫。壁畫借鑑波殊（Hieronymus Bosch）和波提采尼（Sandro Botticelli）的畫風，結合了中世紀的地獄風景和文藝復興的神話象徵，描繪了溜冰場上的眾生相，當中包含了獨裁者整個的創作人生，以及過去、現在和未來的繁多歷史。作為宇宙模型的超時空溜冰場，見證了中心的毀滅和崩塌，也暗示了新生的可能。

從自我的確立和沉溺，到自我的質疑和崩解，在推翻意識的獨裁之後，究竟有沒有無我的大情感的可能？

作者介绍:

董啟章

香港大學比較文學系碩士，著有小說《名字的玫瑰》、《安卓珍妮》、《雙身》、《地圖集》、《V城繁勝錄》、《The Catalog》、《衣魚簡史》、《貝貝的文字冒險》、《小冬校園》、《東京・豐饒之海

·奧多摩》及《體育時期》等。曾獲聯合文學小說新人獎、聯合報文學獎長篇小說特別獎，及香港藝術發展局文學獎新秀獎等。#

小說試讀本：時間繁史·啞瓷之光

Posted on 2007-05-02 16:17 開卷

閱讀(453) 迴響(0)

香港三部曲之「自然史」三部曲第二部。

顧名思義，此書直接指涉了史蒂芬·霍金的名著《時間簡史》，但董啟章的《時間繁史·啞瓷之光》開展了多重想像空間的意義。董啟章非常聰明地借用了史蒂芬·霍金的科學概念，反思香港（人）在（香港）時間與空間的意義，或許作家殷切追問的是：香港（人）世界是什麼構成的，又是怎麼演化進來的。於是，董啟章以文字帶領讀者旅行在小說宇宙裡。無疑的，董啟章是向這位大師致敬。

太初有始，自然界存在著物體，自然也與時間有密切的關係。香港這「借來的地方，借來的時間」，一寸光陰一寸金，時間怎麼會不重要呢！於是就有了《時間繁史·啞瓷之光》這個故事。在時間的甬道裡，董啟章留下一個伏筆：讀者將要與他一同追逐香港的陽光、雨水與空氣。

#####

「我是一個病癥，如果還值得去寫我的話，那就是唯一的意義。」這就是獨裁者和我說的第一句話。地點是V城的東北邊界上的一間海邊的房子。時間是一個春日星期天下午。那天下著微微細雨。作家太太親自開車來火車站接我。她那樸素的面容和溫婉的態度，說明了她就是那種堅忍而又全不著跡的女子。車子在郊野路上開了大半小時，我們便來到沙頭角。在邊境檢查站前拐進一條僅容一車駛過的小路，經過紅樹林，來到開闊的海邊，就是烏石角村。沿海的低矮村屋只有十來間，而獨裁者的房子是位於最接近海邊的兩座三層高樓房的其中一間。在樓房前下車，作家太太向我指出，眼前的沙頭角海是個內海灣。右邊剛才進村之處是一片紅樹林。紅樹林一直延伸至靠近對岸，在那個海灣凹陷處有個小綠洲，叫做鴉洲，是境內最大的鷺林。內海的面積不大，划小艇渡海大概不用半小時，開車繞路過去則相信幾分鐘便到達。海水甚淺，因正值退潮，露出的濕泥地佔海面約五分之一。對岸看不見任何建築物，只有起伏攀升的翠綠山巒，但看樣子十分荒僻。左邊盡處是內海的入口，在春雨中隱約可見遠方海口的樓房群，據說就是V城和內地接壤的沙頭角市。這一年來習慣了V城的繁華市區生活，轉瞬間來到這個幽靜處所，感覺恍如隔世。站在無風無浪的內海前面，寧靜和孤寂彷彿充滿著整個身體。我感到遺世獨立和為世所棄，其實只是一體兩面。

我在獨裁者的美麗太太的帶引下，走進那個頂樓房間。我早就聽說作家近年行動不便。在這樣的狀況下還住在要爬兩層樓梯的頂樓，讓我感到不解。作家妻子說，作家已經絕少離開這個房間。房間內部頗為寬闊，而且比我想像中光亮。面向內海的玻璃門造成開闊的感覺。從樓梯間進入時的幽閉感一掃而空。空中卻瀰漫著一種既甜又澀的氣味。那竟是我非常熟悉的一種氣味，讓我有剎那時空錯置的感覺，彷彿是回到英國湖區的老宅，走進父親的書房一樣。玻璃門外是個面積足可放置躺椅的露台。可是沒有躺椅，可見的範圍內也沒有任何輪椅或拐杖等輔助移動的器材。房間面窗靠牆放著大床，另外一壁樹立著深棕色的仿似隨時歪塌的舊書架，書架上的書本卻排列得十分整齊。書架旁邊還有一張顯然沒有用處的小書桌，桌面擺放著零星雜物，當中包括擱在小木架上的古老煙斗，壓刮煙絲的金屬用具，和盛載外國煙絲的扁圓形金屬罐子。在床的另一邊有一張小木椅子，坐墊部分磨擦得非常光滑。在左邊的床頭垂下像乏味的果子般的呼叫鈴，另外還有好些諸如床上閱讀桌之類的為不良於行的主人而設的裝置。此外沒有多餘的家具，也不見任何裝飾品。另外還有一個通往附設洗手間的小門。門半掩著，內裡的事物幽暗不明。房間布置看似簡陋，但其實並不空洞。充盈著的那股煙絲氣味，深深地蝕刻進每

一件事物，形成一種時光的厚度。我彷彿走進了過去。

床上挨坐著一個穿著樽領毛衣的男人，肩膀和胸廓呈現明顯的扭曲，腰腿以下卻以棉被蓋著。男人眼窩深陷，前額光禿，後腦的頭髮卻又長又亂。滿臉的鬍子讓他看來比實際蒼老，但也比實際粗野。他緩緩地瞥了我一眼，露出不耐煩的樣子，轉過頭去，好像向著滿室隱形的聽眾宣告一樣地，說了那句話。他的聲音雖然比想像中柔細，但卻沒有病患者的虛弱，甚至是帶有點攻擊性。老實說，我當時是有點給嚇怕的。我不知道怎樣去理解這樣的一句說話。這不是由於語言的問題。我雖然是個異國女孩，但我有這個地方的血統。我通過母親和祖父母——至少是局部地，片面地——接觸過這個地方的文化。我又通過自己的學習，去認識這個地方的語言和文學。可是，我對這句說話感到困惑。我不知道，獨裁者之所以這樣說，是表現了對我這個年輕的，外來的訪問者的不信任，還是真心誠意地表達了他對自己的嘲諷。還是，那只是一種借自貶來抬舉自己的造作。

我不知道自己是懷著怎樣的情感，來會見獨裁者這個作家。一年前我第一次來到V城，既興奮又緊張。我期待著在這裡可以找到一點關於自己的甚麼。因此，我也害怕發現這裡其實和我無關。我只是個外來者，異鄉客，陌生人。我的一切期望也只是一廂情願。我在這一年裡參加了本地文學的研究計畫，閱讀了不少本地作家的作品。在教授和同學的熱心幫助下，雖然就語言上並沒有很大的障礙，理解上也沒有很大的困難，但我卻隱約感到並未找到心中渴求的東西。我不知道那是甚麼，但我知道我還未曾遇上，也不敢肯定能否遇上。我甚至考慮過放棄。直到我讀到獨裁者的書。我不會魯莽地說他的小說在藝術上是最好的，要指出當中的不足和瑕疵也並不困難，但我在裡面觸摸到那震動我的東西。我讀他的書的時候感到莫名的激動。我當然明白到，這並未能說明他的作品的好壞。而據聞那些書給人的印象剛好相反。我決心要找到這個作家。我要了解他這十幾年來沉默的原因，一直追溯到他創作的源頭。我要了解他的歷史。我甚至非理性地認為，他的歷史就是本地文學的歷史，也同時是這個城市的歷史。也即是，我自己的歷史。因而也是主觀的，但同時是充滿情感的。

面對著獨裁者不友善的開場白，我提醒自己絕不能示弱。我嘗試以自己有限的的能力去反駁他，說：「不，除非你認為，愛與熱情，本身就是一種病。」他大概對我的直截了當感到驚訝，抬起沉重的眼皮，望向我，回答說：「不，你說得對。所以，我才說我是一個病癥。因為你剛才說的那兩樣東西，很遺憾地，我都沒有資格擁有。」他揚手叫我在床另一面的一張小椅子上坐下，不待我發問，又繼續說：「我說我是一個病癥，a symptom，你明白吧？而病本身，則是比我大的，是我們的群體的，我們的時代的，共同的病。而我們所有這些稱為作家的人，我指的是自稱從事文學創作的這些為數越來越少的人，或多或少地，其實全都是病癥。無一倖免。分別只是自覺的和不自覺的。你也許會認為，我把自己的問題說成是所有人的問題，這樣說其實也是自我中心，自大狂。你要這樣說我也無可反駁。對的，因為我是獨裁者。但我們當中又有誰能免於自我中心，免於自大狂，免於扮演獨裁者？我至少是有自知之明的，但也為自知所苦。為了要推翻這個稱呼，我一直在掙扎，但到了最終，我發現自己原來已經沒有退路了。作為一個作家，我退到社會的邊緣，而我已經沒有選擇，只能夠以自己的失敗為題材，去把自己重新放在舞台的正中央。這就是我們的時代所促成的絕望策略——作家只能書寫自己的敗亡，而藉著這敗亡的書寫去尋求重生。不只是自己的重生，也是整個群體的重生。很可惜，我到今天也沒法達到這樣的理想。不過，說到敗亡，說到重生，聽來不是有點過於宏偉，過於戲劇化嗎？也許這不過是表現出死不悔改的自我膨脹。事實上，我已經無能為力了。我只能作為一個無用的廢人存在著。而如果這個廢人還殘存一點點價值，那就是我說的，作為一個病徵去探究的價值。你明白嗎？」

我不喜歡他過於強調他身體上的殘廢。據他太太所說，除了雙腿行動不靈，心肺因長期受壓而出現功能衰退，獨裁者沒有其他方面的嚴重障礙。至少他雙手活動自如，視聽良好，腦筋也清醒。在看護的督導下，他其實每天也會進行物理治療，強化上肢和腰背的機能，延緩肌肉退化所造成的脊椎彎曲。如果他要坐輪椅外出活動，也是沒有問題的。可是，見他有點樂在其中的意思，我還是順應他的思路，抓住「殘廢」這個主題。我大膽地提出：「不，你所謂的殘廢，只是一種偽裝吧。請別誤會，我不是說你的身體沒有毛病，也不是說你誇張自己的情況，博取別人的同情。不，請相信我是真心地嘗試諒解

你的處境。可是，我認為，這些年來你並沒有把自己視為一個廢人。相反，你其實正在醞釀著寫出超越以前的東西，也即是你剛才說的，理想中的作品。是不是這樣？」

獨裁者露出不悅的神色，但那顯然也是故意裝出來的。「我不喜歡你這樣的描繪。一個借殘廢把自己封閉地來的作家，在漫長的孤絕中掙扎著寫出驚世巨著！那是多麼的庸俗的，教人毛骨悚然的形象！小姐，我真心希望你並不是真的用這種濫情的浪漫主義角度來看我。這讓我顯得加倍可憐和可笑。不過，又有誰知道你的觀察不是一針見血呢？或者我說到底就只是這樣的一個自欺欺人的老頭吧。一個不肯承認自己的失敗的失敗者，藉著自己的失敗孤注一擲，奢望反客為主，反敗為勝。但我誠懇地認為，文學這種東西本身早就陷入了這樣的境地。寫作就是為了彰示寫作的不可能，理解的不可能，意義的不可能。所謂前衛文學不是曾經一度宣稱這些東西嗎？當然，前衛文學早已經是明日黃花，現在已經沒有人再搞前衛文學吧？是嗎？還是又湧出另一代重蹈覆轍的傻瓜？這方面我不太清楚，也沒有興趣知道。我已經很多年沒有留意文壇的發展了。前衛文學的敗亡，是個必然而可喜的結果，因為沒有甚麼比前衛的獨裁更可怕，更可厭。不過，我得澄清一點，我自己自始至終也沒有搞過前衛文學，我跟這東西完全沾不上邊。至於愛與熱情！小姐，請容我說，你是我見過的最勇敢的人。你活像個從普切尼的歌劇裡跑出來的人物，意思即是——誇張失實。幸好你還未至於煽情，而只是過於天真。要不是你結實地坐在我的床邊，那麼的青春，豐盈，充滿生命力，滿臉期盼和幻想，我真的不敢相信世界上還有人把這兩樣東西掛在嘴邊。我是說，沒有造作，沒有功利的目的。」

他頓了一下，清了清喉嚨，作了幾下深呼吸。畢竟是心肺機能不良，平時也許亦少有持續談話，一下子說得太多太急，便露出力氣不繼的跡象。不過，他很快就重整旗鼓，平緩地說：「好的，我真的不想讓你失望。如果你願意這樣相信，我可以告訴你，你也可以這樣紀錄下來，而我也許真的曾經真心認為，『殘廢』是寫作的前提，更準確地說，是先決條件。憑良心說，我沒有假裝。腿部的行動障礙是真實的，你只要試試把我推下床去——我相信你絕對做得到，你的個子比我能站立的時候還高大——看看我像蟲子一樣在地板上蠕動著沒法爬起來的樣子，你就會得到證實。可是，我不能否認，我是樂於看見自己落入這樣的處境。為甚麼呢？首先可能是由於『殘廢』的自我象徵，也即是我剛才說的，作家作為病癥的必然狀況。其次，『殘廢』是我個人應得的懲罰。我並不是指因果報應這樣的事，也不是說我相信其他殘障者其實都是承受著罪的懲罰。這是很不科學也很不公義的觀點。我還未至於這樣愚昧無知。但我還是願意主觀地把自身的殘廢視為贖罪的方式，縱使我知道其實於事無補。這一點有很私人的背景，跟我極為痛苦也讓我極度懊悔和自責的經驗有關，你暫時是不可能明白的了。除此之外，在現實的層面上，殘廢免除了我一大部分人生責任。照顧家庭的實際所需的責任。這責任我從來也沒能好好承擔，這是我不能迴避的事實。但我還是厚顏無恥地認為，免除了現實人生的責任，一個作家才能真正專注地，純粹地寫作。簡單點說就是，一個殘障的作家不用再躊躇於寫作和維生兩方面。而你應該知道，在我們這個城市，這兩方面是幾乎沒有可能兼顧的。他已經沒有選擇，但也因此能理直氣壯地忘記維生這回事。因殘障而免除責任，也就免除了罪疚感。我們不可能要求一個人對他實際上無法履行的事情負責。但這只是理論上如此。實際卻是，罪疚感只會倍增，因為現在我不但不能對家庭有所貢獻，還成為了家人的負擔。結果你只會更加看不起自己。而實情是，這麼多年來，在我太太獨力支撐下，我有的是無盡的空間，無盡的時間，但我卻只是困在罪疚感中，幾乎甚麼都寫不出來。我只是在虛度餘生。所以，坦白說，小姐，你在浪費時間。」

縱使說到後來頗有點吃力，獨裁者一開腔還是流露出議論滔滔的本色。他的邏輯雖然歪曲，甚至前後矛盾，但又有某種清晰的判斷，和緊湊的說服力。我猜想，他在十幾年的沉默裡，時刻在思索和辯論著這樣的問題和答案。在一直拒絕採訪的情況下，每天都對自己進行著想像的訪談。也即是說，這十幾年來，他其實並非真的選擇了沉默，而只是在假裝，或者可以說是，在做著沉默的姿態。以沉默為姿態去發出呼聲，發出抗議，或者是發出哀求？而他其實一直在等待有人察覺到這只不過是一個姿態？我直覺認為，他表面的拒絕只是隱藏的邀請。我回答說：「不，時間是不會浪費的。只要還生存，就有尋回時間的可能。」獨裁者抬了抬眼眉，說：「你不是想跟我談普魯斯特吧？」我連忙說：「不，我不是指普魯斯特那種尋回失去時光的方式。我的意思是，過去的某些東西，是隔了一段漫長的時間才到達今天的。所以過去和現在，甚至現在和未來之間，也有

一種共時性。我這次來到V城，以至來到找你，就是想尋找這樣的東西。」他再次露出愕然的表情，好像從剛才的獨白狀態被強行拉出來，首次察覺到我活生生的存在，說：「小姐，你向我說了多少個『不』？你憑甚麼一開始就採取否定的語氣？你是誰？竟然會這樣說話？」

窗外是午後的陰天，還下著綿綿不斷的微雨，但卻透進均勻柔和的光線。我坐在床邊的小木椅子上，感覺彷彿已經坐了悠長的歲月。我說：「我沒有否定你。我只是在回應你。我是維真尼亞。」獨裁者凝望著我，彷彿第一次看清楚我的樣子似的，以茫然的語氣說：「維真尼亞，你真的叫做維真尼亞嗎？」我點點頭。他眼神裡有某種變幻，說：「你知道嗎？我一直在等你。」對於這樣不合情理而且過於唐突的措辭，我理應感到張惶失措，但奇怪的是，我竟然覺得自然而然，彷彿那是個早就經歷過的場景。我不加思索地回答：「我也找了很久。」他微微點著頭，鬍子下隱約展開笑意，說：「我們終於再見了。」我察覺到他說的是「再見」，但我沒有追溯原因。他又繼續說：「我們這麼多年沒見面，沒說話了。你想問甚麼，我都會告訴你。事實上，這麼多年來，我有太多話想和你說而沒有機會說。」他的態度變得近乎溫柔了，和開始的時候的粗暴完全兩樣，但當我重拾採訪者的口吻，問出了第一個問題，他又回復戒備狀態。我問：「你跟你太太是怎樣開始的？」他並沒有立即回答，說：「你跟別的採訪者不同。」我說：「因為我想從源頭開始。」他反問說：「你怎知道那裡是源頭？」我便說：「我憑直覺。」他說：「那是病源。」我說：「是對愛與熱情的渴求。」他反駁說：「但第一篇小說跟愛與熱情無關。」我說：「你是說〈快餐店拼湊維真尼亞的故事〉那篇小說？」他說：「那是關於維真尼亞的。」我聽了，就忍不住笑，說：「就是，維真尼亞就是你太太，不是嗎？」獨裁者也忍不住笑，但又隨即收斂住，雙眼直直地瞪著我，說：「我太太是啞瓷。」我也收斂住，說：「好，就說說你和啞瓷怎樣開始吧。」

<http://blog.chinatimes.com/openbook/archive/2007/05/02/162398.html>

目录:

[時間繁史・啞瓷之光（上）_下载链接1_](#)

标签

董啟章

香港

香港文學

董啟章

小说

小說

時間繁史

自然史三部曲

评论

馬生拿著這套書去找董生幫我簽名，可每次帶去的都是董生原來送給他的那套，後來索性就把那套寄給我了。扉頁上是董生寫的：家輝兄留念。收到時興奮地跳起來……

他写女孩总是尽其所去写其清纯却透出一股莫名奇妙的猥琐。。。。

文字只比駱以軍好一點,還沒到完全不通的地步,但也無藥可救了。其實只該給一星,可惜沒有零星。《西夏旅館》應該拿零星。董啟章以前的小說還稍微好一點--照抄卡爾維諾,蠢是夠蠢了,畢竟還在方圓中。這個甚麼三部曲,全然不通。從《看不見的城市》到《如果在冬夜.一個旅人》,董啟章按圖索驥的腳步充份證明了沒有才氣卻一味追求結構是多麼可怕。

混杂了现代主义的自剖与浓烈的自我情绪,加上斑驳锦杂的文学构想与文学评论,以文学是什么来思考人是什么的命题,可惜的是缺乏了第一部的细腻情感描绘...只有最后一段维珍尼亚续写时透露的自我身份并表述对独裁者的怀念时,才寻回第一部的情绪...

开篇还是有点引人入胜的。三声部到底如何构建激发了我的好奇心。谁知恩恩和维真尼亚的内嵌作品愈发冗长，空谈理论过多。

4.5.

恨不得打六颗星！三部曲里最美的！关于你我，截一段时光作历史！

真是不可思议，竟然在网上找到电子版。

上册完毕，下册伊始

三条线并进而彼此相连的小说，对于这个非线性叙事泛滥的文学时代来说，没有什么新奇；可是《時間繁史·啞瓷之光》的高明之处在于，它的三歌“声部”虽然有内部联系，但又可以看做以不同身份写出的三个独立作品。独裁者，黑骑士，独裁者笔下的喽啰，以及他们所批判的人，其实都反映了作者个性的不同方面，但没有一个全是自传性质。这高度复杂的分裂统一也是让我阅读时感到头疼的原因之一。我喜欢写实主义的「啞瓷之光」，也喜欢虚实结合的「恩恩與嬰兒宇宙」，但是「維真尼亞的心跳」隐喻太多，飘忽而文绉绉，我总是想按快进。不过，在董启章多部小说中反复出现的不是苹果再次串场，让我倍感亲切。

20110212-20110318

本是抱着读《天工开物·栩栩如真》的心情来读，结果发现似乎更应带着读学术专著性子慢慢琢磨。说是三声部小说，实际上何止三声部——书中情节聚焦于不同人物大段大段讨论日常生活、写实虚构、历史文化、绘画美术、音乐演奏、戏剧影视、甚至讨论小说中的虚构人物所写的作品……但即便是众声喧哗且思接千里的大气象，却挡不住作者在写作中表现出的异常独断的自我，因而深入阅读的困境不难想见。此外……先至聽聞呢書冇喺大陸印行，係個度幾多粵語唔好翻譯，個陣時仲諗佢地淨係說笑同埋亂噏，點知宜家真嘅搵見臺版原著嚟睇，才知係咁樣架。

太暈眩了。。。

<栩栩如真>是香港興衰史,<時間繁史>是香港文學史,繼酒徒後不可多得的小說大作.

好艰深

人生就像钟摆，在欲望与无聊之间来回摆动；在读《伪币制造者》的时候，又看到相似的独裁者；虚构对现实生活的侵占；婴儿宇宙……

大片大片的香港话实在显得吃力

也许是“独裁者”自觉的否定，文字的感觉比较《天工开物，栩栩如真》克制了很多，更喜欢第一部。

此書太過流於形式，但我就喜歡這種炫技式的寫作方式

這書不能評級，太複雜。恩恩那條線很好，似乎董生寫青春始終最在行。維真尼亞和正也不錯，雖然正的下場有點草率。個人偏好的卉茵也太少戲份了。啞瓷的性格最立體。維真尼亞和果那條線完全迷失了，下半部幾乎是跳讀的。董生可不可以停止以這種方法寫小說，接下來那部我不敢想像了。可能是一部好的小說，但無論如何不是一部好看的小說。

[時間繁史·啞瓷之光（上）_下载链接1_](#)

书评

[時間繁史·啞瓷之光（上）_下载链接1_](#)